

青土

著

一场拆迁时代的邂逅，
牵引出金钱与爱情的真实对话。
一次扑朔迷离的『潜规则』，
真假莫辨。
财富与慈善，奢侈与节俭，欲望与道德……
谁是谁非？



倾城之爱

四川出版集团



天地出版社

青土
著



倾城之爱

四川出版集团
天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心·倾城之爱/青土著.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80726-758-4

I. 重... II. 青... III. 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2963 号

重心·倾城之爱 ZHONGXIN QING CHENG ZHI AI

作 者: 青 土
责任编辑: 费明权 卢亚兵
封面设计: 杨红鹰
责任印制: 田东洋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 12 号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http://www.tiandiph.com>

电子邮箱: tiandicbs@vip.163.com

博 客: <http://blog.sina.com.cn/tiandiph>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260 千字

定 价: 29.50 元

书 号: ISBN 978-7-80726-758-4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028)87734601(市场部) 87734632(营销部) 87734639(总编室)

引子

九月，初秋的成都。

郭铭健迎着朝阳，走在清晨宁静的宽巷子里。他触摸着老墙边光滑的拴马石，看着墙上不知名的小草在风中摇曳，与自然如此贴近，呼吸如此舒畅，怀旧的情绪油然而生。故地重返，与上次不同的是，身边少了荣灵的陪伴，而今只有他独自一人凄凉地品味着成都慵懒的慢调生活。他随意地找了一家街边小茶馆，坐在川西独有的竹椅子上品茗，暗自神伤地用微颤的手点燃了一支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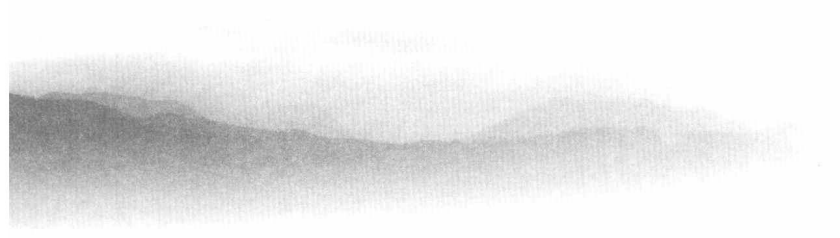
是啊，回想起四个月以前，那场突如其来的人类灾难，仅仅数十秒，却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一条条生命逝去了，一幢幢房屋垮塌了……然而，从这片土地上走出来的人们，依然相信这片滋养千年的土地所带来的福音，相信这座城市依然美丽！

郭铭健的面容冷峻苍白，深邃忧郁的目光无神地眺望着来往穿梭的居民，细心的居民也发现了这位外貌俊朗、衣着讲究的外地男人连续好几天都用那相同的姿势一呆坐就是大半个上午。他神情凝重地抽着烟，时常忘了掸烟灰，以至被烟火烫手后才猛然回神，然后再快速地用手指拭去眼角的泪珠……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明天一大早，他就要离开这座令他刻骨铭心的城市，飞回北京继续投入到他与荣灵留下的爱情结晶——“绿草基金”的创建与经营中去……

假如流水能停留，请你带我走，我想和你一起化鱼共游于水中；假如时光能倒流，请你抓住我，我想和你一起化蝶共舞于天空。也许只有内心深处永存的记忆，才能暂时缓解一下心痛；也许只有让这份记忆退为昔日的“现在”，才能品味出命途各异的悲欢！

目录



引子

第一章 倾城/1

第二章 碰撞/22

第三章 午夜场的邂逅/41

第四章 别墅租约/51

第五章 湖畔屋檐下/76

第六章 拥抱与挣扎/103

第七章 暗流/117

第八章 玫瑰·宝马/137

第九章 意乱情迷/149

第十章 真假“潜规则”/181

第十一章 真爱无惧/214

第十二章 绿草天涯/231

尾声/258

后记/260



第一章 倾城



进入深冬的北京，北风呼啸，寒冷刺骨，阳光透亮刺目，空气稀薄干燥。对于从小生长在天府之国成都那种温润潮湿、阳光稀少气候里的荣灵来说，北京的冬天是她最难熬的季节，因为在这种季节，荣灵的皮肤会严重受损，全身上下的水分会被这种糟糕的天气给蒸发掉。但荣灵还是时常对她周围的人讲：“一年四季中，我还是喜欢冬天，因为冬天是一个需要温暖的季节。”

作为美资企业 AED 中国公关传媒有限公司北京总部的高级策划经理，荣灵管辖着大西南片区的媒体渠道推广、项目创意方案实施以及大客户公关策划活动等，“空中飞人”与“游侠客”是人们对他们这种“三高”白领的评价。已经在外出差快三个月，都进入十二月下旬了，眼瞅着这一年即将过去，荣灵才拖着疲惫的身子搭乘从成都飞回北京的班机，下飞机后匆匆登上开往市区的大巴，这是荣灵早已习惯的乘车方式。头靠着椅背，目光出神地望着窗外，机场高速公路两旁已盖上了一层厚厚的积雪，“又下雪了，又要难熬了！”荣灵心里轻叹道。随后，她拧开手中的矿泉水瓶，猛喝了一口，“增加水分！一天至少要喝八杯

水，才能有效地保持身体与肌肤的水分。”这是荣灵的护肤经验和保养秘笈。瓶盖盖好后，荣灵才仿佛记起来没有开手机。她缓缓地从牛仔褲兜里掏出手机，拨通电话，懒洋洋地道：

“嗨，丽莎，我是奎思，我回北京了。待会就不回公司了，我直接到公司楼下的停车场，然后开车回家，你帮我跟迈克说一声。”

“你终于回来了，大美女。你不在公司期间，我都快闷死了，想找人说话都没人答理。要不，晚上一起吃饭？我请客。听说国贸天阶附近新开了一家港式茶餐吧，正搞优惠呢，晚餐每人才六十八元，怎么样嘛？”丽莎用一连串话回应着。

“我好累，想回家睡一觉。再说港式餐厅里有啥好的，好看不好吃，何必花那冤枉钱，省着点吧。对了，我从老家给你带了些特产，你三十分钟后直接到楼下停车场来，我给你。”荣灵的回话方式总是这样直截了当，干脆利落。

“那，那好吧。你现在到哪儿了？”丽莎有点不甘心地说道。

“不知道到哪儿了，大概还没出机场高速吧。才下午三点又堵车了，可能我要快点，我坐的是班车，可以走专用通道。”

“你又没打的啊，公司不是有交通补贴吗？你真够省的！”丽莎每次都会问荣灵同样的问题，然而得到的答案都是同样的。

“打的和坐班车是一样的，同样的距离、同样的堵车、同样的搭乘时间，但是价格却有天壤之别：打的需要一百元，而坐班车只要二十元。你说我怎么选择？”问题又再次抛给丽莎，而丽莎总是无言以对。

“好了，不跟你说了，我等着吧，你到了给我电话。”

“OK，待会见。”荣灵立即挂上了电话，摇头淡笑了一下。

荣灵在手机电话簿里调出了赵海勇的名字准备拨打，突然她又改变了主意，掐断了拨打信号，发了一条短信：“我回北京了。我很累想早点回家休息，明天我们约时间见面吧！荣灵。”

荣灵再次将头靠在椅背微闭着眼睛，梳理着这一年所做的事情——

一、工作方面：本年度工作任务顺利完成。圆满完成并实施了几宗大型公关主题策划活动，同时所管辖片区的业绩增长迅速，片区运营成本的控制是中国区内最好的，业务利润也较去年有所增长，具体的数据要做完汇总后才能核算出。但随着国内传媒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及多元

化传播方式的出现,加之公司到大西南片区市场开拓的步伐较竞争对手起步晚,所以也面临诸多挑战。

二、收入方面:除了完成规定区域的三百万元综合业绩指标,今年还超额完成了一百五十万元的经济任务。根据公司的薪酬制度与奖励办法,粗略估算了一下,可以拿到税前十八万元的工资加提成佣金,在北京也勉强算是高薪了。

三、情感方面:与赵海勇维持八年抗战式的感情,也许很快会修得正果,正式步入婚姻的殿堂。也该结婚了,再等就跨入大龄青年的行列了。

想到这里,荣灵睁开眼睛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手机,“怎么还没回复短信呢?他是在开庭,还是人机分离,还是在生气?我经常出差在外,难得在一起,平时的联络也只靠发发短信、用 MSN 或 QQ 聊天什么的……不管他了,他反正会回电话的。”荣灵自我安慰道,又闭上眼睛继续梳理着——

四、今年继续推进着自己心中最重要且最具价值的秘密事业,暂且称它为“绿草基金”,现在已完成了初步的拟订计划。要使这个计划持久地实施下去,关键在于资金的筹措。一想到钱,荣灵突然睁开眼睛兴奋地望着车窗外,细细地盘算着:今年的薪水、佣金、业余演出的收入等加在一起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啊。但始终还是缺钱,真想傍个大款帮他“花钱”!这个念头在荣灵脑子中一闪而过,立即又被打回去了,荣灵对自己荒唐的想法莞尔一笑,摇了摇头……

手机铃声打断了荣灵的思绪。“奎思,你怎么还没到啊,我在公司楼下都等了好一会儿了。”丽莎着急的声音。“噢,快了,快到了。”荣灵反应过来班车已到了位于东三环商业金融中心的嘉达中心广场写字楼裙楼对面的车站了。拎着大包小包的荣灵急忙跳下车来,疾步穿过马路。丽莎激动地向荣灵挥手,两人相拥而笑,边聊边朝地下停车场走去。

“我来帮你拎些吧。”接过旅行包架后,丽莎继续说,“可想死你了,这次出差可能是你进公司以来最长的一次吧?”

“可不,人都快散架了。你瞧,我已经不成人样了。”

“哪能呢,你还是有一种凌乱美的。”丽莎打趣道。

这时荣灵才发现自己的头发被风吹得凌乱飞舞,羊绒大衣的衣角边

也起皱了，便稍稍整理了一下：“你别取笑我了，我现在已顾不了这些了，我强烈需要睡眠。”

“他知道你回来吗？”

“你说赵海勇？我已经发过短信了，但现在还没有回信。”

“你们总是发短信，为啥不打电话亲自问候一下？哪怕是相互倾听一下对方的声音也好啊。你老是怕增加电话费，一点都不浪漫。”

“哈哈。”荣灵轻笑着似乎接受了丽莎的批评，马上转了个话题，“别说我了，说说你吧，最近怎样？”

“还不是老样子啦，父母拉着我到处去相亲，一星期两次，烦都烦死了。我想自己寻觅意中人，一见钟情多好，多浪漫！当然，我也不想像你们那样，都谈了八年恋爱还在各自单飞，仿佛是两个世界的人。”

“好了，不谈这个话题了。这是给你的，里面有你需要的四川特产和民族风情的装饰品。”荣灵打断了丽莎，递上礼品包裹。

两人来到了荣灵的车位前，这是一个拐角处两根柱子之间的空位子，显然不是一个标准的车位，刚好放下荣灵的小车，稍宽大点的车是放不进去的。这辆柠檬黄的QQ车是去年底荣灵经过反复比较、思量和测算后才买下的，当她把车开到公司楼下时，全公司一片哗然：凭她在公司的业务能力及收入状况，怎么也得买辆十五万元以上的中档经济型轿车吧，更何况在北京这种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里，在顶级豪华轿车、大排量车大行其道的公路上，小型车的上路似乎显得很不理直气壮，随时都会被淹没在车海里。然而荣灵的解释却是：首先要感谢交管局对小排量车的解禁，这是提倡节能减排的首要举措；再说了，小型车经济实惠且又环保，售后维护与保养省钱省时，代步工具而已嘛；况且在北京这种交通极其拥堵的道路上，不管是啥车也一样跑不起来嘛。公司所有同事无言以对。再说一下这个停车位，嘉达中心广场写字楼裙楼汇集了来自各国著名的大公司，高薪阶层的员工们都各自拥有一辆车，停车位自然紧张且停车费昂贵，为了解决并尽量减少这个实际的开支问题，荣灵几次找到开发商的物管负责人，运用了自己擅长的销售与谈判技巧后，才争取到这个临时划拨出的空位子。当然，停车费也从当初的每月一千二百元下降到如今的每月六百元。

“我有时真的服了 you，处处精打细算，连买这样一辆车都深思熟

虑。不过，现在看起来还是你划算，省了不少钱。哪像我呀做啥事都没有计划，想到买啥就买啥，典型的‘月光族’。”丽莎指着车说道。

“这是我的消费观念，可能在你们看来有点不可思议，但其中的好处自己最清楚。”荣灵微笑着得意地说道。

“是啊，说出来没有人会相信，像你这样长着标致的脸蛋，拿着不菲的薪水，居然开着这样廉价的小车，住着那样破旧的筒子楼，哪像是外企公司的高级白领呀！”

“这有什么！我说过多少次了，车只是代步工具，干吗要图面子上务虚的东西？再说了，我现在住的筒子楼也算是自己的资产，虽说环境差点，但交通与生活方便，同时也为我省下了一笔房租，这岂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

“哎！在这方面我说不过你，我就不明白你攒那么多钱到底干吗使？是不是背地里想要干啥大事业？”丽莎又嘟起小嘴说道。

荣灵笑着把话题岔开：“噢呵，你瞧，车身上的灰尘都盖满一层了。是啊，将近三个月都没开车了，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车主失踪了。”荣灵边说边用手指在车身前画了个心形，然后写道“I am coming”，字迹下车体本身的颜色立即呈现出来。打开车门放好行李，“好了，就这样，你上楼去吧，别忘了帮我‘顶’一下。”坐进车后荣灵对车外的丽莎再次叮嘱道。

“你开慢一点，小心一点，回家好好休息一下。”丽莎体贴地说道。

透过车内的后视镜，荣灵看见丽莎依然站在车位旁望着自己远去的车影。多体贴人的女孩啊。丽莎的中文名叫陈晓佳，是公司市场推广助理，负责综合行政、文秘、商务、协销的后台管理工作。按照公司的规定，凡员工出差回京在未到下班时间，必须回公司报到。因为荣灵跟丽莎是差不多同时进入 AED 公司的，算是姐妹同事兼闺中密友，所以有很多事情她们会相互关照，至于这种考勤之类的小事都睁一眼闭一眼。陈晓佳是典型的北京女孩儿，活泼、时尚、直性、热心肠、好交友。

荣灵开着小车从停车场出来，上了东三环立交桥向东四环的方向驶去……

二

赵海勇这个月似乎没有将心思放在工作中，整天盘算着买房子这个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今年又要结束了，房子的事仍然没有定下来。作为大男人，都快三十了，与荣灵谈了八年的恋爱，双方父母的催促、朋友与同事的怂恿，都让赵海勇痛下决心：一定要在新年到来之际，为荣灵奉上最厚重的新年礼物——两人的新房。这不，今天临近中午时在办公室急忙接下一个代理案子，还未来得及跟当事人深入地沟通一下，便空着肚子冲出事务所，开车直接驶向东四环外的一个楼盘。

这个楼盘是事务所一位同事兼赵海勇的合伙搭档吴谦推荐的，他是这家房屋开发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楼盘已经是尾盘了，确切地说应该是准现房了，将于明年三月底交付。开发商自己预留了几套，吴谦得知消息后特意找到开发公司老总，经书面特批后，那位老总将“商品房认购书”交到了赵海勇的手中，同时打趣道：“下午赶紧去下单吧，兄长，别再犹豫了，再不买房结婚的话，你那漂亮又能干的媳妇怕会被人给拐跑了。”

从售楼中心出来后，赵海勇深呼了一口气。“这个购房工程太复杂了。”这时才觉得又冷又饿，随手从公文包里掏出手机，哦，已经下午四点多钟，同时惊喜地看到了荣灵的短信。

荣灵的小车很熟练地拐进东四环外北侧的幸福里胡同北街一巷，在街口的小超市前停下了车。是啊，出差快仨月了，冰箱都空了，正准备买些食品回家，这时手机里传来一曲特别定制的来电铃声，荣灵知道这是赵海勇的电话。

“海勇，你很忙吗，这才回电话。”荣灵埋怨道。

“对不起，荣灵，我才看到你的短信。下午我看房去了，上次我跟你提起过的，是吴谦做常年法律顾问的那家房地产公司开发的楼盘，叫圣峰国际公寓。哦，对了，离你现在住的地儿很近，两三分钟的车程。套型是二居室的，建筑面积约七十五平方米，在十二楼，面朝北。这套房本来是开发商自己留下来准备奖励给公司优秀人才的福利房，吴谦这次可帮了我们大忙，他好说歹说公司老总才给了情面批下来，还打了九八折。你猜现在房价是多少，简直要抢人！还记得我们去年在同一区域

看的一套房子吗，当时就卖一万二，你都觉得贵得受不了，拉着我就往外跑。可到今年一下子涨到了近两万元，而且这片区域的房子已经没有太多选择余地了。我计算了一下，房子全款为一百五十万元，首付两成也得三十万元，余下一百二十万元得用银行贷款，今年银行不是连续加息六次吗，每月光是利息加本金就得支付八千元。我已经把购房定金交了，购房合同我带回事务所研究一下，要知道现在的开发商可不怎么地道的。喂，喂！荣灵你在听吗？”赵海勇一口气地说下来，似乎感觉到电话那头荣灵没有反应。

“哦，我在听。”荣灵淡淡地回应。这一年以来，他们两人的话题除了房子外，好像没有什么可谈的了。随后荣灵说道：“海勇，我出差快三个月了，刚回北京，你咋不问我累不累或别的什么的？整天都是房子、房子的，没有房子又怎么了，租房住不是挺好的吗？”荣灵语气有些不耐烦了。其实，她很想海勇能慰问自己一下，说些温情的话，哪怕是轻轻地唤一声她的小名或昵称，可赵海勇的情商远不如他在法律专业领域的智商高。力求准确无误，掌握事实证据，是他的工作内容，也是他个性特征的体现。所以，在荣灵的记忆中赵海勇从来就是对她直呼大名，说话精练强硬，实事求是，甚至有点呆板无趣。当然，也许是恋爱久了缺乏激情。

“你咋又生气了，我这不是在跟你商量吗？要不，我马上到你那儿去，我们讨论一下。”赵海勇还想谈房子的事。

“算了，我都跟你说过了，今天我很累，明天下班后见面再谈吧。”荣灵缓和了一下语气。

“哦，好吧，那你今天好好休息，明天我给你电话。Bye-bye！”

“好的，Bye-bye！”

两人显然有些不欢而散。

荣灵从超市买了些食品、鲜肉和方便净菜后，便迅速朝所住的胡同开去。

一进入胡同，一种异常的感觉扑面而来，胡同两侧那早已陈旧破败的围墙上清晰地用白色油漆写着一连串的大字：“拆”。从油漆的干湿程度来看，应该就是这两天才写的。而地上厚厚的积雪好像有一阵子没人清理打扫了，小车缓慢且吃力地继续在狭窄的胡同里行驶着，空荡荡

的，也没有过往的行人，连原先各类小商小贩的吆喝声也听不见了，荣灵伸出头向两边张望，围墙里两幢破旧的三层红砖小楼的墙上也赫然写着一排“拆”字，小楼各家各户的窗檐上已积满了雪，先前摆放在窗台上的盆景及悬挂在窗外的衣物都不见了，只有敞开的玻璃窗扇随着寒风摇动着，不断地发出“砰砰”的碰击声，一副人去楼空的景象。

“奇怪！我才走了仨月，这里怎么全变样了，这也太快了吧。”荣灵挺纳闷的。小车已到了胡同尽头，手中的方向盘很自然向右边一转拐了进去，荣灵这才看到进入家属区大门的收发室门匾上写着“向阳区幸福路酱菜厂区及家属区拆迁办公室”。荣灵停下了车，向收发室走去。

“是小荣吗？我一看这车就是你的，你可回来了。”身后传来门卫曾大爷的声音。荣灵转过身来：“怎么回事，曾大爷，厂里全部都搬迁完了吗？这也太快了吧，怎么没通知一声！”

“早就通知了，今年年初的时候，厂里办公室就下文通知大伙儿说，我们这块老厂及家属区的土地卖给了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了，说是要修什么大商场，还要盖几十层楼的电梯房。还说啥是政府旧城改造项目，口号是‘拆旧房，盖新楼，迎奥运’。这不，你看通知还在，我还没撕呢。”曾大爷边说边拉着荣灵向宣传栏走去。一张残缺的，已被风吹雨打得模糊不清的纸上写着相关通知的内容，依稀可以看到落款日期：二〇〇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哦，对了，厂里还每家每户发了通知和调查表呢。嗨，也难怪，当时你一直在医院照顾你姨妈，直到五月份你姨妈走后，你也没顾得上这事……”

荣灵打断他：“那时厂里领导来看望我们的时候倒是提起过拆迁的事，还问我们有啥困难，可我没想到会这么快就……”

“不是太快了，姑娘。这事已经过去大半年了，你总是很忙，时常连个人影都见不着，每次都匆匆回家，匆匆离家，大伙儿又都联系不上你。自从大伙儿知道厂子的地卖掉后要拆迁，各家都开始忙各家的事了，为了各自的利益，找厂领导的、找房地产公司的，全都行动起来了，谁还会顾及别家的事呢。现在也甭说别的了，你回来就好了，赶紧着手搬吧。那个房地产公司的人每天都派人来找你，今儿下午刚走一会儿你就回来了。好了，快回去看看吧，门上有他们给你留的条儿。”

“那，那楼里现在已经没有人住了吗？”荣灵不安地问道。

“就剩你家和楼下老刘家没有搬了。这几天你有啥事还可到这儿来找我，估计到了年底我也得另找地儿了。天冷了，今年已经不供暖气了，但还有水和电，你就凑合几天吧。”曾大爷说完就离开了。

荣灵在宿舍楼下停好车，拎着大包小包缓缓地上了二楼，走在狭长而寂静的楼道里，清脆的脚步声显得格外响亮。原先的公用厨房和堆放杂物的拥挤过道，如今已显宽敞空荡了，只留下搬迁后丢弃的废物、垃圾、纸屑和灰尘，它们伴随着寒风的吹奏在空中凌乱无序地飞舞着……荣灵随手推开过道右侧一扇无锁的房门，里面空空如也，窗外迎面吹来的一股猛烈的寒风又让她迅速关上了门。继续往里走，到了最尽头的一间小屋前，荣灵看见了房门上张贴的字条：

尊敬的李玉清住户：

您好！我们是本区拆迁工程的项目公司，由于我们一直无法联系上您和您的家属，请您见该字条后尽快于2007年12月1日之前来我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和办理相关手续，同时请您务必于2007年12月31日前搬离本小区。为此，在拆迁过程中给您的生活与工作带来不便，我们深感歉意，同时也对您支持我们的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致

敬礼！

北京朗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吉祥拆迁工程有限公司

朝阳区幸福路酱菜厂区及家属区

拆 迁 办 公 室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一日

荣灵无奈地撕下字条打开房门，门缝下已塞满各种信件、资料、水电费催款单。荣灵懒洋洋地用脚将这些东西踢开，带上了房门，把行李往饭桌上重重地一放，而后掀开搭在床上的白色防尘布径直倒了下

去……

天色渐渐暗下来。

三

赵海勇随便吃了点东西回到事务所时，天已暗下来了。吴谦还在办公室里整理资料，一见到赵海勇：“嗨，怎么样了，哥儿们，咱推荐的房子还不错吧，定下来了吗？”

“定了。”赵海勇将资料袋甩在桌上，坐在吴谦的对面，“你说房价会降吗？今年已经六次加息了，再加上近期出台的二套房贷政策，开发商们也该动摇了吧。你给开发商做了这么长时间的法律顾问，对他们应该够了解了吧。”

“我说海勇啊，既然买了就别再后悔了。你总是这样的，去年我就推荐这个楼盘让你买，你嫌贵，这下可好，到了今年又涨了不少。就目前的房市来看，不管政策怎么变化，可市场的需求还是挺大的，开发商要生存下去就得不断地修房子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随着地价、建筑、能源、材料成本的增加，房价是不可能大幅下降的，只是相对地减缓涨幅，挤掉一些经济泡沫和开发商的利润罢了。”吴谦很专业地讲。

“唉！不是我嫌贵不想买，是荣灵她觉得没有必要买房子，她说租房住不是挺好的吗——她总是这样清心寡欲。”

“是啊，现在像嫂子这样既有型又懂事且善解人意的雌性，可真是珍贵的‘熊猫’啊。我时常给我那帮哥儿们谈起：瞧，我那大哥找的媳妇要啥有啥，就是不要男人的钱。都说想见一见这只‘熊猫’，后来再一听说嫂子是位成都美女，那就更来劲了，纷纷让我给他们介绍成都或重庆的女孩。你说，现在我的感情还没着没落的，多想能 Copy 一个像我嫂子那样的，可总得不到爱神的垂青。哦，嫂子这次出差时间不短吧，回来了吗？”

“回来了。”赵海勇无力地回答道。

“回来了？！既然嫂子都回来了，你还瞎待在办公室干吗？赶紧了，小别胜新婚。你别跟我说不想见到她，不想‘那样’哈。我说你们恋爱八年了，又没住在一起，你才碰过她几次？是不是你有什么问题？”吴谦的直截了当，让赵海勇有些难以开口。